

## 讀唐蘭《古文字學導論》札記（增訂）<sup>\*</sup>

李旭昇

（河南）鄭州大學漢字文明中心、  
「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講座教授

### 摘要

唐蘭先生的《古文字學導論》是研讀古文字學的重要參考書，由於本書寫於一九三五年，書中所舉字例有不少學界已經有了不同的看法。本文從卷首到下冊「己、歷史的考證」，共舉了三十七則字例，並寫出近年學界的不同看法，大部分是識字、釋字的問題，少數是唐文闡釋理論時所舉例字的問題。「庚、字義的解釋」以下，跟字形的解釋較無關係，因此從略。

**關鍵詞：**亓、羽翼、虫它、蔡、引、犯、能羸、懿

---

<sup>\*</sup> 本文初稿在華中科技大學中國語言研究所、鄭州大學漢字文明研究中心聯合主辦，華中科技大學中國語言研究所承辦之「第五屆跨文化漢字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今增加內容，篇名增加「增訂」二字。

# Notes on Reading Tang Lan's "Introduction to Paleography" (revised edition)

Ji Xu-sheng

(Henan) Chair Professor of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Civiliz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 Abstract

Mr Tang Lan's *Introduction to Paleography* i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book for the study of paleography. Since the book was written in 1935, many of the examples cited in the book have been viewed differently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this paper, a total of 37 examples are suggested from the first volume till the chapter F "Historical Examination" in the next volume of the book. Meanwhile, this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e different views of the academia in recent years, most of which are the arguments about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and a small number of them are the inappropriate examples given by Tang Lan to illustrate his theories. From the chapter G "Explanation of Word Meanings" onwards, there are less relevant to the explanation of glyphs and are therefore omitted.

**Keyword:** 亓, 羽翼, 虫它, 蔡, 引, 犯, 能羸, 懿



唐蘭先生的《古文字學導論》費了二十年的艱辛探索才寫就，做為北京大學的授課講義，在古文字學界盛名不衰，張政烺先生、宋鎮豪先生都極為推崇，劉源先生在〈看似三易實不易——讀《古文字學導論》〉中有詳細的介紹，<sup>1</sup>可以參看。二〇二二年我在鄭州大學古文字特專班擔任「古文字字形入門」課程，課程的開始階段先介紹《古文字學導論》<sup>2</sup>，重點放在下編「怎樣去認識古文字」。唐蘭先生天資聰穎，成就非凡，但《古文字學導論》寫就於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曾做過修訂，可惜未完成，只修訂了上編和中編，下編則未及修訂。由於古文字學的進步太快了，所以《古文字學導論》中有些說法是可以再討論的。以下是我在授課中見到比較明顯需要討論的部分，重點放在釋字，因此只討論到本書的頁二五九。至於頁二五九末〈庚、字義的解釋〉以下與字形考釋及分析較無關係，就從略了。以下先列唐蘭先生《古文字學導論》的頁碼、原文（文字依原書，但少數標點有改動，原書雙行小字注則改為括弧注），後面是我的案語：


### 頁十三第七行


「𠂔」和「喜」今音迥異，依我的聲化象意字規律，則「喜」字當從口𠂔聲，卜辭𠂔（艱）字（𠂔字今作𠂔）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據。「𠂔」、「鼓」和「𠂔」，今音有別，依我的字形通借規律，「𠂔」和「𠂔」是可以通用的。（……）又依聲化象意字規律，「鼓」和「𠂔」都得從𠂔聲。「鼓」、「𠂔」都象擊鼓，「𠂔」字象鼓形。那麼，「𠂔」字本當讀若「鼓」，因為這是較近擊鼓的聲音。（例如「磬」為擊磬聲。）卜辭有一習語曰「出（有）希（崇）其出（有）來𠂔」，嚮來莫得其解。「希」字舊或誤釋做「求」，郭沫若依孫詒讓釋做「希」而改讀做「崇」，確是一個很好的發見，但𠂔字郭氏釋為「鑿」，卻和羅振玉所釋的「𠂔」一樣，並沒有確實的理由。卜辭的𠂔字有時寫作𠂔和𠂔，我在最初治甲骨文字時，就釋做「𠂔（嬉）」、「𠂔（僖）」、「𠂔」三字，因同從𠂔聲，所以可通假。……卜辭常見的「亡來𠂔」和「其出來𠂔」對文，「𠂔」、「𠂔」、「𠂔」同從𠂔聲，故得通假。卜辭凡用「其出來𠂔」一語時，下

<sup>1</sup> 劉源：〈看似三易實不易——讀《古文字學導論》〉，《博覽群書》2002年第七期，頁22-24。

<sup>2</sup> 唐蘭：《古文字學導論（增訂本）》（濟南：齊魯書社，1981年1月）。

文每言邦國的變故，故郭氏說：「『𣪠』字必與『希』字相貫，而含凶咎之意。」所見甚是。《大誥》說：「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可以證明卜辭的「出來𣪠」當讀為「有來艱」，是無疑的。《說文》：「𣪠，籀文艱，從喜。」「𣪠」字何以從喜？前人都不能解，現在根據卜辭就可知「𣪠」本作「𣪠」，從豆聲，豆讀如鼓，故「𣪠」字音轉為「艱」，後來就改從艮聲。（「豆」讀如「鼓」能轉為「艱」音。例如「古」本作，從口𠂔聲，（𠂔）本象盾形，今借「干」為「𠂔」……「古」「鼓」音同，「干」「艱」音近，所以變化的例同。……）「豆」、「喜」、「鼓」、「𣪠」由現有的古音韻系統裡看起來，是很有區別，但在古文字裡卻顯然是同源的。

季案：這是唐蘭先生對他所創的「聲化象意字規律」、「字形通借規律」、「聲化象意字規律」等過度推闡的一個例子。唐先生以為「『豆』字本當讀若『鼓』」、「『𠂔』和『支』是可以通用的」，這是對的。但他以為「『𣪠』本作『𣪠』，從豆聲」、「『喜』從『豆』聲」、「『古』本作，從口𠂔聲」，這就是推闡過度，泛濫無歸了。






「喜」應該是从「豆（鼓）」加指事符號「口」分化出來的引申分化指事字，與「古（）」、「弘」、「吉」的造字法一樣，不是从口豆聲的形聲字。因此「豆（鼓）」、「喜」、「艱」的聲音並不相同。「艱」不从「豆」或「喜」得聲。郭沫若先生《卜辭通纂》頁八七～八八釋艱字為从𠂔／女守豆（鼓），會守鼓報艱之意。其說可信。唐蘭先生《殷虛文字記》堅持自己的舊說，反對郭說，然實不可信。<sup>3</sup>

「古」从盾（或釋干）不从𠂔聲，說見頁二一一條。「『希』字舊或誤作『求』，郭沫若依孫詒讓釋做『希』而改讀做『崇』，確是一個很好的發見」，其說非是。此字裘錫圭先生釋為「求」，<sup>4</sup>非「希」字。

<sup>3</sup> 唐蘭：《殷虛文字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5月），頁70-83；又見《唐蘭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11月），第六冊，頁115-133。

<sup>4</sup> 裘錫圭：〈釋求〉，收在氏著：《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8月），頁59-69。

## 頁二一、二五書名題字

季案：書名《古文字學導論》題字的第一個字寫作「𠂔」，實為「由」，不是「古」。「古」字西周早期金文作，本來就是由唐蘭先生認出來的，本書多處談及此字；甲骨文作（《合》6153）。甲骨文「由」字作（《合》20149）、（《合》667正）、（《合》20334）。<sup>5</sup>二形截然不同。


## 頁三九第七行

漢以後，雖曾發見銅器，像孔惲鼎、尸臣鼎、仲山甫鼎之類，但不多見，所以沒有人去蒐集那種文字。《說文序》裡雖提鼎彝，沒有采用一字。

季案：《說文序》裡既然提到鼎彝，沒有理由一字不用。漢時雖然沒有傳拓之法，但依形摹錄肯定是做得到的。鼎彝的字形如果與小篆同，《說文》應該就歸入小篆，不再標注出自鼎彝；如果與小篆不同，應該會被視為古文。<sup>6</sup>

## 頁八九第五行

「假借」是文字的聲音的借用，例如「羽」是象形，借來代表語言裡翌日的「翌」。

季案：甲骨文字，王襄、葉玉森、董作賓先生都釋為「翼」，唐蘭先生釋為「羽」，假借為「翼」。<sup>7</sup>「羽」，上古音屬為紐魚部，「翌」，上古音屬喻紐職部，聲韻相去甚遠，很難通假。唐文以為「羽」借來代表語言裡翌日的「翌」，這是「文字的聲音的借用」，這在現時講假借的聲韻條件下，恐怕是很難過關的。其實此字在甲骨文中應有二讀，讀「翼」時象鳥翼之形，讀「羽」時表鳥翼由羽構成。一字二讀在甲骨文中本即常見，如「月／夕」、「主／示」、「帚／婦」、「女／母」等例是也。「羽」讀如「翼」，自能來代表語言裡讀音相同的翌日的「翌」。















<sup>5</sup> 甲骨文「古」字字形參劉釗主編、洪飏、周忠兵、張傳官、李霜潔、任攀、高原編輯：《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頁132；「由」字字形參同書頁63-64。「由」字後二形參陳劍：〈釋「𠂔」〉，《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三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7月），頁1-89。

<sup>6</sup> 參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5月），頁327-328。書中舉的例子，有些還可以討論，但是如用「頁」為「稽首」之「稽」，應該就是出自銅器銘文，見《說文》卷九上：「古文頤首如此。」

<sup>7</sup> 各家說見《甲骨文字詁林》頁1856第1908號翌字條下引。

## 頁九六第六行、第九行



季案：應注明出處及隸定。同樣地，頁九八第五行的應注隸定、第六行的應注出處與隸定、第十行的應注出處與隸定。頁九九的、、，頁一〇〇的、、，頁一〇一的、、、、等都應注明出處與隸定。

## 頁九七第三行




己觚。舊闕釋。今按乃象形。

季案：此非象字。詳參「頁二二〇第十行」條下。

## 頁九七第七行




《鐵雲藏龜》一九三葉三片。



季案：當為《鐵雲藏龜》一九三葉一片，即《甲骨文合集》二〇七一五片。原片右下殘泐，《新甲骨文編（增訂本）》頁五六七「鹿」字條下收此字形作，唐文漏注「鹿」字。

## 頁九八第二行



《後》上二十八葉六片。舊釋蠱，誤。今案乃字的原始型式，本



象蛇形。和變作的例同。

季案：當隸為它，當隸為虫。裘錫圭先生指出甲骨文「它」的身體部分比較粗，與「虫」字毫不相混。<sup>8</sup>



<sup>8</sup> 裘錫圭：〈釋蠱〉，《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13-14。







## 頁一一六第一行

魯（即魯字）、冊（即冊字）等字裡的「口」形，指明在器裡。



季案：舊說或以為甲骨文「口」形象盛東西的器具。如「吉」字，于省吾以為上象句兵，下从口為「筮盧」，謂古者武器恆置諸筮盧之中；象置弓於口上；象置中於口上（參《甲骨文字集釋》頁378-379）。現時學者大都不再採用此說。「魯」即「魯」，下从「口」表示國地名，如「周」、「商」、「曾」之例；「冊」為「冊」之分化字，从「口」為分化符號。<sup>9</sup>

## 頁一六〇第六行

《甲骨文編·附錄》有字，其實是字（原文云：「癸卯卜敵，于羽□未酒衣。〔下缺〕。」見《鐵雲藏龜》四十葉二片）。因未字旁本有卜兆裂紋，遂致誤認。

季案：《鐵雲藏龜》四十葉二片，即《合》15738，拓片泐痕較多，字作，不易辨識；同字又見《合》13751正，字作；《合》13752正，字作。宋鎮豪先生釋前二形為「爽」之異文；<sup>10</sup>裘錫圭先生釋此三形為从月喪聲，可讀為昧爽之「爽」。李宗焜、黃天樹先生均從之。<sup>11</sup>《新甲骨文編（增訂本）》亦收此三形於頁四一三「臙」字條下，處理後的字形作：、、，唐文摹字不準確。

## 頁一六九第五行

容庚把、釋作「蔡」（《金文編》一卷六葉云：「蔡，魏三字石經古文

<sup>9</sup> 姚孝遂：〈古文字的符號化問題〉，《古文字學論集初編》（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究會，香港中文大學主編，1983年），頁106以商、周、冊所从口為區別竹符號。

<sup>10</sup> 宋鎮豪：〈試論殷代的記時制度〉，文載殷都學刊編輯部：《全國商史討論會論文集》，《殷都學刊增刊》（1985年），頁302-336。

<sup>11</sup> 裘錫圭說見《古文字論集》，頁89；李宗焜說見〈卜辭所見一日內時稱考〉，文刊《中國文字》新十八期（1994年1月），頁179；黃天樹說見〈殷墟甲骨文所見夜間時稱考〉，頁191，文章發表於「第二屆中國古典文學國際研討會——紀念聞一多先生百周年誕辰研討會」（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1999年10月），收入朱曉海主編：《新古典新義——紀念聞一多先生百周年誕辰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年11月）。

作𣎵，故得定為蔡字。」今按𣎵字從大，與𣎵象獸形大不相同。甲骨習見𣎵字，即希字。希可借作殺，也可借作蔡，那麼石經的𣎵字，也就是希字。《戩壽堂殷虛文字》卅三葉九片又別有𣎵，和金文同，可見𣎵不是𣎵字）。

季案：金文編所釋「蔡」字，有魏三體石經的佐證，應無可疑。此形與「希」、「殺」頗多糾葛。二十世紀蔡侯器出土較多，也能看到較多的「蔡」字形。茲羅列《新金文編》「蔡」字字形如下（鳥蟲書及偏旁從略）：<sup>12</sup>



周中·獻鐘（01.92）



周中·九年衛鼎（5·2831）



周中·伯蔡父簋（6·3678）



周中·伯作蔡姬尊（11·5969）



周晚·蔡姑簋（8·4198）



周晚·蔡簋（8·4340）



周晚·蔡大膳夫趯壺  
（考古89·11）



春晚·蔡大師鼎（5·2738）



春晚·蔡侯簋（6·3597·1）



春晚·蔡侯匡（9·4491）



春晚·蔡侯朱缶（16·9991）



春晚·蔡公子義工匠（9·4500）



春晚·蔡公子果戈（17·11147A）



春晚·蔡侯劍（18·11601）



春後·蔡侯鼎  
（中國文字新廿二期）



戰晚·左使車筒形器  
（16·10349A）

字形从「大」，李零先生《古文字雜識（五則）》以為△象人鉗其足，即「欽」字的初文。<sup>13</sup>三體石經的𣎵形，當是由蔡侯鼎的𣎵形演變而來，三體石經用為蔡字，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其他相關的各家考釋，可以看《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第四冊，頁二九四～三〇〇。<sup>14</sup>

<sup>12</sup> 董蓮池編著：《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10月），頁71。

<sup>13</sup> 李零：〈古文字雜識（五則）〉，《國學研究》第三卷，頁269。

<sup>14</sup> 曾憲通、陳偉武主編：《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12月）。



## 頁一七一第一行

「𠂔」字釋作「叔」。

季案：此字學者不同的意見很多，參《甲骨文字詁林》3214號，頁三二三〇～三二三二；《金文詁林》1098號，頁五〇五八～五〇九五；《金文詁林補》1098號，頁二二五七～二二六二；《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第八卷頁三九七一～三九七四。字應釋「弔」，常借為「叔」。唐蘭先生在本書頁一七二其實已明說此字就是「弔」。

## 頁一七一第二行

根據辭例，就把「𠂔又下國」讀做「奄有下國」。

案：此字不讀「奄」，《兩周金文辭大系》下二五一葉讀為造；《金文編》頁五四一置於「竈」（炊竈）下，注云：「秦公罇作『匍及四方』，《詩·皇矣》作『奄有四方』。」各家的意見參《金文詁林》1017號，頁四八〇五～四八一；《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第七卷頁三六七七～三六七八。<sup>15</sup>陳劍先生《說「竈」等字所「𠂔」形來源》以為「竈（竈）」字中的「𠂔」形，是從「穰（秋）」字聲符「𦰩」的異體「𦰩」形下半截取出來的。<sup>16</sup>

## 頁一七一第二行

根據叶韻，就把「高弘有𠂔」讀做「高弘有慶」，這都是應用推勘法而得的。






季案：所謂的「弘」字，甲骨文作𠂔，秦公簋作𠂔，舊都隸為「弘」。于豪亮先生根據秦文字改釋「引」，<sup>17</sup>可從。


<sup>15</sup> 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1974年），頁380；周法高編撰：《金文詁林補》（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2年），頁310。

<sup>16</sup> 陳劍：〈說「竈」等字所「𠂔」形來源〉，《中國文字》二〇二一年夏季號（總第五期）（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23年6月），頁69-89。





<sup>17</sup> 于豪亮：〈說引字〉，《于豪亮學術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12月），頁74-76。


## 頁一七四第四行

「王令敵追于上洛炤谷」，字宋人釋「迎」，郭沫若釋「御」。從形體上說，是的譌體，從文義說，釋「御（禦）」恰是合適，所以我以郭說為是，而字就是知字，也可以證明了。


季案：晉侯鞞盨「甚（湛）樂于邐（原）邐」，馬承源先生《晉侯鞞盨》釋「邐」為「隰」，<sup>18</sup>裘錫圭先生《關於晉侯銅器銘文的幾個問題》、陳美蘭女士《金文札記二則「追邐」「淖淖列列」》據馬文都贊成這個字字應从「𠂔」，讀「襲」，不讀「御」。<sup>19</sup>從字形的演變來看，周代銅器銘文的「午」旁已經不再寫成「彡」形，此字只能釋為从兩個「彡」旁的「𠂔」。


## 頁一八一第八行

字從弓從丨，應是引字，而釋做「弓」。或舊逕釋為𢇛，亦非。當釋為矧或𢇛，後誤為𢇛。則矧字，後誤為射。

季案：唐蘭先生寫本書時「引」字還沒有被認出來。「引」字的字形討論已見上文，字作，在「弓」的中部有旁打一小撇作指事符號，表示「引弓」之意。唐蘭先生所討論的這個字只能是「弓」字，字上右旁上端短橫象弓弭，為弓的一部分，與「引」字完全不同。唐釋「弓」為「引」，不可從。

## 頁一八五第一行


字從爵形的，孫氏所釋本不錯，但偏要讀做搢。

季案：，裘錫圭先生釋為「庸」：




<sup>18</sup> 馬承源：〈晉侯鞞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文及文學系主編：《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文及文學系，1993年10月）。




<sup>19</sup> 裘錫圭：〈關於晉侯銅器銘文的幾個問題〉，《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4年第2期，頁35-41；陳美蘭：〈金文札記二則「追邐」「淖淖列列」〉，《中國文字》新二十四期（1998年），頁61-70。

金文「𣎵」字繁體作「𣎵」，疑亦从「日」（同）聲，當是訓「功」訓「勞」的「庸」的本字（「同」、「庸」音近）。舊釋此字為「勞」，為「搯」，為「爵」，似皆不可信（參看于省吾：〈「師克盥銘文考釋」書後〉，《文物》1962年11期）。<sup>20</sup>

裘說繁體「𣎵」見師克盥「乃先祖考有～于周邦」。李春桃先生〈從斗形爵的稱謂談到三足爵的命名〉有詳細討論，又進一步以為字所从的實是觴，不是爵。<sup>21</sup>

### 頁一八九第一行

 魚鼎匕說：「入出，毋處其所。」舊不識。今按從骨至顯，當即「菁」字。匕銘假為「滑」字。

季案：字左下所从，舊有釋「會」<sup>22</sup>、「采（穗）」<sup>23</sup>、「柔」<sup>24</sup>、「木／沐」<sup>25</sup>、「𣎵」<sup>26</sup>、「穎」<sup>27</sup>等諸說。《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壹）·甬風·柏舟》有、字，原整理者隸定作「𣎵」，以為从鳥从「矛」，疑為「驚」字異體。又以為此字當釋為「杪」，右旁可能从木，上作鋒穎形，正體現出「標末」之意。<sup>28</sup>侯乃峰先生認為，最初作為刺兵的「矛」就是尖頭的木棒，後來用玉石磨

<sup>20</sup> 裘錫圭：《古文字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8月），頁204，注2。

<sup>21</sup> 李春桃：〈從斗形爵的稱謂談到三足爵的命名〉，《史語所集刊》八十九本第一分（2018年3月），頁47-91。

<sup>22</sup> 李家浩：〈信陽楚簡「澮」字及从「𣎵」之字〉，《中國語言學報》第1期（1982年）；後收入《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頁194-211。

<sup>23</sup> 白於藍：〈釋裘——兼談秀、采一字分化〉，《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10-116。


<sup>24</sup>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258。














<sup>25</sup> 廣瀨薰雄：〈釋卜鼎——〈釋卜缶〉補說〉，《古文字研究》第29輯（2012年10月），頁444。付強、薛培武：〈據上博簡釋金文中的「沐」字〉，武漢大學「簡帛網」，發表日期：2015年1月26日。黃傑：〈釋古文字中的一些「沐」字〉，《中國文字》新四十三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17年3月），頁107-128。蔣玉斌：〈殷商文字與戰國文字互證兩例〉（提綱），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辦：「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舉辦日期：2015年12月12-13日；後改名〈說與戰國「沐」字有關的殷商金文字形〉，收入《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頁46-49。




<sup>26</sup> 王寧：〈釋「𣎵」及相關的幾個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發表日期：2012年12月4日。

<sup>27</sup> 張崇禮：〈釋「穎」及从「穎」得聲的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發表日期：2014年12月29日。



<sup>28</sup> 釋為从「矛」，見徐在國：〈試說古文字中的「矛」及從「矛」的一些字〉，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第十七輯（2018年12月），頁1-6。釋為从「杪」，見黃德寬：〈釋古文字中的「杪」及相關字〉，《漢字漢語研究》2021年第1輯，頁3-8。

製成矛頭安裝在木棒前端。故在「木」形上部塗黑，大概表示木棒之尖頭或安裝的玉石質矛頭。直至青銅兵器出現，骸上附有繫纓的環鈕，這時的矛頭才對應古文字中的「矛」字，出現表示環鈕的筆畫。古人斬木為兵，矛的原始形制本來就是斬木為之，因此「木」與「矛」當是一字分化。<sup>29</sup>


駱珍伊博士以為金文有兩種形體的「矛」字，一作有○形之，其柄上之○形是指示符號還是矛骸形，待考；一作，即早期以木棒，或削尖其頭，或於一端綁縛金石製尖鏃而成的矛兵。兩種形體的發展演變並不平行，發展到楚簡則寫作（簡46）；發展到楚簡則寫作（簡84）。侯乃峰先生認為是在木形上部塗黑以表示木棒之尖頭或矛頭，可從；但謂「木」與「矛」為一字分化，不必。當木棒被削尖頭部或安裝尖鏃之時，其作為武器的功能已與普通的「木」不一樣，古人為此武器特造一字寫作，專門為其定名曰「矛」，故沒必要將「矛」視為「木」的分化字。上塗黑的部分，其實就來源於上部作填實肥筆形的矛鏃。古文字中填實肥筆形的，又見於「矢」字，其實就是「鏃」之象形初文，<sup>30</sup>放在「矢」字而言就是「箭鏃」，放在「矛」字而言就是「矛鏃」。另有「←」形筆畫，見於「戈」、「斧」等字。因此，學者或將釋為「杪」之初文，應非。<sup>31</sup>

季案：矛是人類很早就發展出來的兵器，把木棍削尖，尖端用火烤硬，其色黑，甲骨文矛字可能是這種原始矛的簡單象形，發展為「」系，「」的上部就是象烤黑的矛頭尖端。後或於矛端裝鏃，又於矛柄裝骸形，形制日趨複雜，遂成，為矛之繁形。

## 頁一九一第九行

斲 《後編》下二三葉七片。舊不識。按從當是葉字，「斲」就是「析」的異文。

<sup>29</sup> 汗天山：〈安大簡《詩經》初讀〉第46樓發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論壇」，發表日期：2019年9月25日。

<sup>30</sup> 陳劍：〈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3輯（2010年7月），頁65-72。


<sup>31</sup> 駱珍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詩經》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22年10月19日），頁301-302。

季案：《甲骨文字詁林》頁一三九九第1443號條下按語指出此字右旁不从斤。其說是。但《甲骨文字詁林》以為字从「丂」，現在大概會認為此字从「杖」。此字不會是「析」的異體。字見《合》33101「于△白」，為地名。

## 頁二一〇第五行














《殷文存》下廿六葉「天子呬觚」。舊不識。今按從口從耳，是

「呬」字。又見《憲齋集古錄》七·五「大保簋」作, 同。

季案：「呬」字《說文》未收。見《龍龕手鑑》卷二葉卅五下行十：「呬，仍吏反。口吻也。」<sup>32</sup>《玉篇》：「呬，而志切。《禮記》曰：『負劒辟呬詔之。』口旁曰呬。」<sup>33</sup>與唐蘭先生討論的△似乎不是同一個字。甲骨金文△一般以為即「聽」。參《甲骨文字詁林》0689號、《新甲骨文編（增訂本）》頁六七七～六七八。

## 頁二一一第十行

亞古父己盃的字（《殷文存》下卅二葉，器蓋同銘）就是卜辭習見的字——高宗時習見一個卜人的名字，前人都不能識，我以為是「古」的原始型式。孟鼎古字作, 字形還相近，其證一。即字（側書作），所以婦鬲鼎（《殷文存》上七）、甗（同十）、卣（同四一）裡的「文姑」都寫作（庚嬴卣也說「文姑」，寫作, 可證。）其證二。我們由此可知「古」字本是从口（卣）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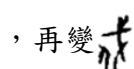

季案：唐蘭先生釋亞古父己盃的△為「古」，極具卓識。對「古」字及从「古」的「姑」字的字形繫聯，也很有說服力。但以為「古」字从口（卣）聲，猶未達一間。，羅振玉先生、郭沫若先生等釋盾；郭沫若先生又釋


<sup>32</sup> 釋行均：《龍龕手鑑》卷二葉卅五後半頁行十，收在李學勤主編：《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據涵芬樓影印宋刊本〕，2002年），第一冊，頁451-555。

<sup>33</sup> 顧野王：《玉篇》卷上葉六一前半頁行一，收在李學勤主編：《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據涵芬樓影印宋刊本〕，2002年），第一冊，頁135-303。




「干」，陳劍先生贊成釋「干」。<sup>34</sup>又，唐蘭先生以此字為形聲字，恐非。現在一般都以為此字是指事字，「口」形為指事符號，強調「𠂔」具有的「堅固」的特性。






### 頁二一六第三行

即戍（戍）字（由變，再變。本象人荷戈形）。





季案：此字象人荷戈形，釋形可從。據此釋，此字即荷（何）。至於戍字，甲骨文作，从人據戈以戍守（參《新甲骨文編（增訂本）》頁720），與从人荷戈之字形近而表義不同。

### 頁二一六第四行




原始圖形文字，也有本很繁富，後來只存一部分的，例如省作𢇛（《說文》作。按本當作）。……這種說法，膠柱鼓瑟的人難免持懷疑態度，但研究原始圖形，不懂得這種演變，最後的難關是沒法打破的。

季案：「𢇛」，唐蘭原書為手寫體，寫得有點像「幸」，細審實為「𢇛」。甲骨文自有「𢇛」字，作（《合》20378）、（《合》5856）、（《合》576），象手拷形。字从大从戈从𠂔，沒有一個偏旁是「𢇛」，字也不可能省作「𢇛」。唐說並沒有任何證據。

### 頁二二〇第十行

省作，又省作，又省作（此見《集古遺文》十一·十五分曆小器）。

<sup>34</sup> 蘇建洲：〈西周金文「干」字再議〉，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980>，發表日期：2017年2月12日，又見《出土文獻研究》第20輯（上海：中西書局，2022年），頁19-25。陳劍說見此文所引。



季案：字，朱芳圃先生《殷周文字釋叢》頁十四釋為𧇧，單育辰先生《甲骨文所見動物研究·第十九𧇧》有詳細討論。<sup>35</sup>與「兕」完全不同，不可能演變為「兕」字。字見羅振玉先生《貞松堂集古遺文》卷十一葉十四下「分府小器」，<sup>36</sup>黃盛璋先生《三晉銅器的國別年代與相關制度問題》隸「胸」讀為「容」（與晉系作不同）。<sup>37</sup>以辭例而言，「少府胸（容）二益」，讀「容」應可從。





### 頁二二三第三行

當即保或俘字（象人負子，孳乳為綵）。

季案：唐蘭先生寫的「保」即「保」，少寫一點，有甲骨、金文字形嚴式隸定的意味。「俘」字不是俘虜的「俘」，而是《說文》「保」字的古文，从人从孚，仍是「保」字。

### 頁二二二第六行



太繁的文字，往往省去一部分，例如……字省作.

季案：字學界意見不同，詳參《甲骨文字詁林》0823號：商承祚先生釋「正（征）」；陳夢家先生以為此字與「正」不同，讀若「撥」；屈萬里先生以為有征伐、圍獵之義；嚴一萍先生以為「𠄎」為「圍」非「征」。陳劍先生〈「尋『詞』推『字』」之一例：試說殷墟甲骨文中「犯」「圍」兩讀之字〉以為：該字作田獵動詞的用法，讀「圍」可信，但字形出發點即釋其字為「韋」不可靠；大量見於軍事戰爭類卜辭者，其所表之「詞」，又以侵犯之「犯」最為合適，而「圍」不合。此形一字兩讀，與很早就出現的義近複合雙音詞「範圍」有關。其原始形應作殷代族名金文中的類，表「有一定界限的區域」義，此即「範」與「圍」之古義，故及其變體等可既有「範」音又有「圍」音；

<sup>35</sup> 單育辰：《甲骨文所見動物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9月），頁205-209。案：此字从羊頭，不从艸頭，嚴式隸定應作𧇧。

<sup>36</sup> 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收入《羅振玉先生全集·初編》（臺北：大通書局，1968年）。

<sup>37</sup> 黃盛璋：〈三晉銅器的國別年代與相關制度問題〉，《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1989年），頁22。








侵犯之「犯」，本即由「有一定界限的區域」義之「範」所引申或派生，故卜辭以之變體等表「犯」。<sup>38</sup>

## 頁二二六第一行




凡字末常加「一」，「一」下又加「--」或「八」，如：



此類字有時可易「一」為「升」，如、、是。

季案：唐蘭先生古文字學的範圍以甲骨、金文為主，我們就只從甲骨、金文來檢視這幾個例子吧。「其」，甲骨下端未加任何部件（《新甲骨文編（增訂本）》頁282、《甲骨文字編》3555號）。金文開始下加部件，如西周中期五年琿生簋（04292）作、五年琿生尊（NB0743）作，唐說可以成立。但「酉」字下加「一」或「升」形，就變成了「奠」。甲骨文「酉」字下方不加「一／升」，見《新甲骨文編（增訂本）》頁八三五，「奠」字見《新甲骨文編（增訂本）》頁二八五，作、、等形，象把酒尊奠於「一」上，《新金文編》頁五二五～五二六作、等形，都不是「酉」字。











「冊」字亦可商。所舉「冊」字三例中，首字為冊，第二字甲骨文未見。相關字形參《新甲骨文編（增訂本）》頁一二四。相關解釋參謝明文先生《「冊」等字補釋》、王子揚先生《甲骨文字形類組異現象研究》頁三十八。<sup>39</sup>

唐文接著又說：「此類字有時可易「一」為「升」，如、、，是。」這也有



<sup>38</sup> 陳劍：〈「尋『詞』推『字』」之一例：試說殷墟甲骨文中「犯」「圍」兩讀之字〉，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二十三屆學術年會主題報告，舉辦日期：2020年10月30日，發表於《中國文字》二〇二〇年冬季號（總第四期）（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20年12月），頁71-115。



<sup>39</sup> 謝明文：〈「冊」「冊」等字補釋〉，《中國文字》新第三十六期（2011年1月），頁99-110；王子揚：《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研究》（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論文，2011年；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頁38。








































可商之處。甲骨文未見，但若在上加小點，則為箕字，如《新甲骨文編》（增訂本）P253「箕」字有以下諸例：花東498、合10956、合33374、英361正等。這些字去掉小點，當然可以合理的推測為雙手捧箕形，但是否就是「其（箕）」字則要根據材料所呈顯的事實來判斷。就目前的出土材料來看，甲骨、金文、戰國文字的「其（箕）」字都沒有下加卅形的。《漢印文字徵》卷五葉四中倒是有幾個例子作、、，不過，這應該只能看作是「丌」形的訛變，不能看做是下加「卅」形了。又，應釋為「尊」字（《新甲骨文編》（增訂本）》，頁840），與「西」字、「奠」字都不同。從文字學史來看，「丌」形變卅形應該是屬於隸書時期的現象。小篆之前都不會出現這種情況，所以不是古文字階段的現象。

## 頁二二八第一行







因為形聲字盛行，在較古文字上面增加偏旁，例如字增作（蜀），後來更增作蠋。


季案：字當釋為旬，字甲骨文未見，其後的古文字亦未見，應是唐蘭先生虛擬的字形。

## 頁二三二第一行







通轉的規律，大約可分下列三類：（一）有些型式，在後世看來是很有分別的，但在發生的歷史裡，原是從一個系統裡演變出來的，所以可以通用，也可以隨便寫。例如……字本象人正立形，有時畫作，也作。後來把和分別讀作「天」字，「天」是人首的意義。後來又把「天」字引申作蒼蒼的天，因把別讀作「昊」，或別讀作「旻」，來做昊天 and 旻天的意義。「昊」字異構最多，作，或變，或變，或誤為，或變，這就是現存的「界（昊）」字，字變作，或變和，或誤為，又為，或變，也變，這是《說文》𩇑字所從的<sup>40</sup>，字變作，又作，或變，或誤為，或變作，


<sup>40</sup> 這是一個補字，看不出是什麼字，但不外是指「𩇑」字所從的「哭」。

這是「臭」字。字變作，字也變作，或變，這是「鼻」字。在後世雖要分作鼻，哭，臭，鼻四形，但在古時卻只是一個哭字，有很多通行的寫法。我們可以知道許多型式是能通轉的，只要能知道發生的歷史。

季案：這一大段話是唐蘭先生《古文字學導論》中的一個重要理論，主要談的是「形轉」，一個字形可以表達相近或相關的不同意義，也因而可能有不同的讀音，甲骨文中確實有不少可信的例證，但這些例證都是經過檢驗的。唐蘭先生這一大段話中有一些純粹推理的論述，這在當時，或許無法驗證其是非得失。但是到了今天，有一些已經可以肯定唐說是錯的，如：「哭」字見縣妃簋，容庚先生於《金文編》「哭」字條下已指出：「《說文》當有从目大之字。」花園莊東地甲骨二百九十片中亦有「哭」字，姚萱女士進行了詳細的考證。<sup>41</sup>《清華伍·赤鵠之集湯之屋》9有「歟」字，蘇建洲先生指出右旁即「哭」字。<sup>42</sup>又如「鼻」字，趙平安先生以為甲骨文作，象人昂首倨傲之形。<sup>43</sup>「哭」、「鼻」都明顯地不與「大」、「天」、「哭」同字。

## 頁二三五第二行

凡同部（即由一個象形文字裡孳乳出來的。）的文字在偏旁裡可以通用——只要不失本字特點的時候。例如：大、人、女，全象人形，所以在較早圖形文字，常可通用，像：後變、後變、後變

季案：第三字似可商。第一字與第二字確實在偏旁中可以通用，見《古文字譜系疏證》頁一七九七（同競）字條、《金文形義通解》頁五二五競字條。第三字一般釋「妾」，與前二形似難通用。

<sup>41</sup> 姚萱：《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6年10月）頁144。

<sup>42</sup> 蘇建洲：〈釋《赤鵠之集湯之屋》的「歟」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Show.asp?Src\\_ID=1994](http://www.gwz.fudan.edu.cn/Show.asp?Src_ID=1994)，發表日期：2013年1月16日。又見〈清華三《赤鵠之集湯之屋》考釋兩篇〉，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簡研究》第二輯（2015年8月），頁178-192。

<sup>43</sup> 趙平安：〈上博簡《三德》「毋鼻貧」解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網，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497](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497)，發表日期：2007年1月1日；收入氏著：《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頁357-362。

## 頁二三六第一行

從「人」形的字，常有通轉。例如：𠂔字作𠂔，首和欠字一樣；𠂔字作𠂔，有手和𠂔一樣（𠂔字亦作𠂔，增手形）；𠂔字作𠂔，𠂔字作𠂔，𠂔字作𠂔，下半和𠂔字一樣；𠂔字增𠂔，像尾字一樣；𠂔或作𠂔，增足和企字一樣；欠、𠂔、𠂔、尾、企等字，本是有區別的，在偏旁裡，卻常可通用。

季案：跪坐的「𠂔」與站立的「𠂔」是不同的兩個字。張桂光先生最早指出，殷墟甲骨文中既有𠂔字，又有𠂔字，二者有別，不是一個字。<sup>44</sup>裘錫圭先生《甲骨文中的見與視》一文通過更多的證據，論證前者為「見」，後者為「視」，區別明顯。<sup>45</sup>直到楚簡，「見」與「視」的單字仍然大部分是有區別的。

## 頁二三七第二行

凡是𠂔形常做𠂔，變作𠂔，這是象足形的，所以從𠂔和從𠂔是通用的。凡是人形常作𠂔或𠂔，象他站在地上，所以𠂔和𠂔，𠂔和𠂔通用，而𠂔和𠂔也通用。


案：唐氏指出的現象基本上是對的。古文字常在人或人類字下加飾符土。但釋為「這是象足形的」就可議了，土形和足形不同，這些例子下部可以釋為土形，不得釋為足形。在其後所舉的例子中，釋𠂔為程，也不可信。此字在甲骨為地名，《甲骨文字詁林》隸為稅，以為从祝；《新甲骨文編（增訂本）》同隸為稅。都不釋為「程」。<sup>46</sup>



<sup>44</sup> 張桂光：〈古文字考釋四則〉，《華南師院學報》1982年第4期，頁112-116。

<sup>45</sup> 裘錫圭：〈甲骨文中的見與視〉，載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舉辦日期：1998年5月；後由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正式出版（1999年8月）。






















<sup>46</sup> 見于省吾主編，姚孝遂按語：《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5月），頁349，第308號；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增訂本）》頁434，不過此書所收的幾個字形，因為電腦處理的關係，筆畫較細的指爪形都看不見了。







## 頁二四七第一行

卜辭裡的「足」字和「正」字同作，所以昔人不知有「足」字，近時郭沫若才區別了出來。

季案：郭沫若先生《卜辭通纂》三六三片釋「年」為「足年」其實是錯的，當釋為「正年」。<sup>47</sup>甲骨文「足」字作（《合》4020。一般都隸為「疋」字，「疋」、「足」本同字），孫詒讓、楊樹達、金祥恆、李孝定……等先生都已釋此字為「疋」，參見《甲骨文字詁林》0829、00883號條下。

## 頁二四八第八行
















文字最先是描寫自然的圖畫，進一步要寫出人類意識裡的東西，就起了一種改革了。字不代表人形，而另外代表一個頂上的意義，這就不是簡單的圖畫了。人形作變成字，作變成字，作變成（見）字，作變成（欠）字，又或變成（見）字，作變成（頁）字。這些字大家公認了，通行了，本來由人首變來的意義漸有忘卻了，後來的人們以為或字的上面是象口形，字是象目形，於是又造出  和  等字來了。





季案：在這一段話中，唐文為了闡述古文字的圖畫性，虛擬了很多實際上不存在的圖形字，如允、欠、頁，都是虛擬的，並不可信。至於（𠂔）後的（欠？）字，應是的誤摹。

## 頁二五〇第八行




形聲字前的文字，除了簡化和聲化外，又創出一種方法，就是「反文」。

<sup>47</sup> 劉釗：〈卜辭「雨不正」考釋——兼《詩·雨無正》篇題新證〉，《殷都學刊》2001年第4期；季旭昇：〈「雨無正」解題〉，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中國經學研究會第二屆經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舉辦日期：2001年12月8日，後刊於《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年第3期（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2002年5月），頁8-15。又收入劉釗主編、陳劍副主編：《傳承中華基因——甲骨文發現一百二十年來甲骨文論文精選及提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12月），第三冊；張玉金：〈殷墟甲骨文「正」字釋義〉，《語言科學》2004年第3卷第4期。

《春秋傳》說「反正為乏」，其實「正」字本作，或作，原象兩足征行方邑的意義，省做一足，作，作，是不拘的，變成了，和也應一樣，何以又是「乏」字呢？我以為「乏」字本不這樣寫，凡是這一類字，全是經過改革的。卜辭習見字，或作，前人不識，我以為從止從，即字，象盾形；而「乏」字本義是「持獲者所蔽」的革盾，可見就是「乏」。「正」字作，「乏」字作，形體相近，後人就改做「反正為乏」了。「反人為匕」，「反矢為夭」之類，都是一個情形。
















季案：本段所說的「正」，應釋為「犯」，見前面頁二二二條下說明。而所謂的「乏」字，上部所从的、形，裘錫圭先生釋為「必（秘）」、陳劍先生釋為「與」。<sup>48</sup>至於「乏」字，現在已經很明確，作、等形<sup>49</sup>，與唐說字形毫無關係。

### 頁二五四第三行

字既變，又變為。














季案：「能」字似難變為「羸」。二字的字形表如下：

能字字形表

 1 商·合 19703	 2 商·合 309 正	 3 商·合 10457	 4 商·屯南 2169	 5 商·輯佚 977
 6 周早·沈子它簋	 7 周早·能匍尊	 8 周中·牆盤 (敝)	 9 周中·縣改簋	 10 周晚·毛公簋
 11 周晚·番生簋	 12 春·哀成叔鼎	 13 戰·晉·盜壺	 14 戰·楚·葛· 甲一 7	 15 戰·楚·葛· 甲三 35















<sup>48</sup> 參陳劍：〈甲骨文文用為「遊」之字補說〉，《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8輯（2019年11月），頁1-46。

<sup>49</sup> 曾憲通、陳偉武主編：《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12月），卷二，頁835。

 16 戰·楚·帛甲 1·4	 17 戰·楚·清拾 貳·參 25	 18 戰·楚·清 拾·四 41	 19 戰·楚·郭· 語一 53	 20 戰·楚·郭· 語三 19
 21 戰·楚·清 伍·命 4	 22 戰·楚·清 玖·政 14	 23 戰·楚·包 156	 24 戰·楚·上 六·孔 4	 25 戰·楚·上 五·姑 4
 26 秦·睡·效 44	 27 西漢·北貳· 老 12·6	 28 西漢·馬·胎 16·8		

嬴字字形表

 1 商·合 35255	 2 商·甲 1632 《甲》	 3 商·合 33212	 4 商·合 30464	 5 商·合 19346
 6 商晚·子嬴觚	 7 周早·嬴霽德 鼎(嬴)	 8 周早·庚嬴 卣(嬴)	 9 周早·嬴季卣 (嬴)	 10 周早·嬴季簋 (嬴)
 11 周早·庚嬴鼎 (嬴)	 12 周中·季嬴霽 德盃(嬴)	 13 周中·季嬴霽 德盤(嬴)	 14 周晚·榮有司 禹鼎(嬴)	 15 周晚·鬲伯盤 (嬴)
 16 周晚·成伯孫 父鬲(嬴)	 17 周晚·榮有司 禹鬲(嬴)	 18 周晚·筍伯盥 (嬴)	 19 周晚·楚嬴盤	 20 周晚·國子碩 父鬲(嬴)
 21 周晚·黃君簋 蓋(嬴)	 22 周晚·京弔盤 (嬴)	 23 周晚·郭仲匡 (嬴)	 24 春早·樊夫人 龍嬴匹	 25 春早·樊夫人 龍嬴鬲(嬴)
 26 春早·樊君鬲 (嬴)	 27 春早·邾 <small>邾</small> 伯 鼎(嬴)	 28 春早·曾孟嬴 則匡(嬴)	 29 春早·鑄弔匡 (嬴)	 30 春晚·許子妝 匡(嬴)

 31 春晚·黠鐘	 32 春晚·黠鐘	 33 春晚·子季嬴 青匡（嬴）	 34 春·鄭伯受匡 （嬴）	 35 春·子弔嬴內 君盤（嬴）
 36 戰·楚·曾侯 乙鐘·中 C65 下一 3（嬴）	 37 戰·楚·曾侯 乙鐘·中 C65 中三 10（蠡）	 38 戰·楚·曾侯 乙鐘·中 C65 中三 6（蠡）	 39 戰·楚·曾侯 乙鐘·中 C65 中三 2（嬴）	 40 戰·楚·曾侯 乙鐘·中 C65 中三 2（嬴）
 41 戰·秦·詛楚 文·（嬴）	 42 秦·睡·日乙 15·1（嬴）	 43 秦·睡·效 33 （嬴）	 44 西漢·馬·問 24·15（嬴）	 45 西漢·馬·經 59·66（嬴）
 46 漢印徵（嬴）				

上表跟舊說比較大的不同是：「能」字採用了裘錫圭先生《「東皇太一」與「大龍伏羲」》一文的主張，<sup>50</sup>另外剔除了與「能」、「嬴」都有糾纏的「兕」字。

看得出，「嬴」與「能」歷代字形都不同，只有「嬴」表△31黠鐘的字形訛變近於「能」，但筆畫與「能」還是略有不同；△33子季嬴青匡的「嬴」字與△39曾侯乙鐘的「嬴」所从都訛與「能」同形，但此二字另有「女」旁、「角」旁的偏旁制約，當不虞誤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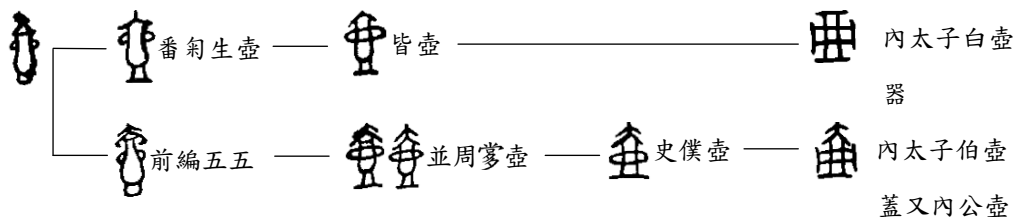
#### 頁二五五第四行

禾彘<sup>51</sup>的𥝌字，《金文編》釋作「懿」，郭沫若因之，釋匡卣的「𥝌王」為「懿王」，這在「生稱王號」裡，誠然是很重要的一條，但「𥝌」字與「懿」，字形相去太遠，即使「𥝌王」、「𥝌母」（此見黍父鼎）、「𥝌彝孟姬」（禾彘）、「𥝌德」（曷中壺）都讀得通，還不能叫人無疑。（我本人就曾懷疑過。學者問至今懷疑的人很多。）我們知道𥝌或𥝌，一定從

<sup>50</sup> 裘錫圭：〈「東皇太一」與「大龍伏羲」〉，《裘錫圭學術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二冊，頁546-561。

<sup>51</sup> 今名禾簋，見《殷周金文集成》3939號。

「心」，再從𣎵的。𣎵字右旁從「欠」是無疑的（……），左旁所從的𣎵或𣎵，是什麼字呢？內太子白壺的壺字，蓋作𣎵，器作𣎵（……），可知𣎵就是「壺」字，但我們還要追問壺字會<sup>52</sup>什麼可作𣎵形呢？且看下表：



我在這裡雖共舉「壺」字歷史裡的一部分，但已狠夠說明壺何以會變成𣎵或𣎵了。那麼，𣎵應釋做「歎」，𣎵應釋做「懿」，再看下邊這個表：

壺	——	歎	——	懿	金文
壺	——	歎	——	懿	小篆

















就可知道𣎵確即「懿」字（……），𣎵當為「歎」字（朱駿聲「懿」注引或說云：「此字從心歎聲。」甚是。）最後的問題只是從壺的字到小篆裡為什麼變成「從壺吉聲」的壺字？一個音韻上的問題。

季案：在唐蘭先生撰寫《古文字學導論》的時代，「懿」字的古文字還沒有理解得很清楚。匡卣有𣎵字，郭沫若先生隸為「歎」，以為是「噎」之古文，假借為懿美義的「懿」。<sup>53</sup>其說基本上沒什麼錯，但字形的解釋還未能說清楚。蔣玉斌先生把《合》5411（吉大7-286）和《合補》6191正（歷拓26444正）兩片甲骨綴合後得到一個新字𣎵（𣎵），並指出此字右旁所從的「歎」即「懿」之初

<sup>52</sup> 季案：「會」當為「為」字之誤。





<sup>53</sup>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二）》，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八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葉八二下（頁182）。此書原分圖錄與考釋二冊，一九三五年於日本文求堂本出版，一九五七年科學出版社增訂。



文。<sup>54</sup>為「懿」字所从的「壹」旁找到了最早的字形出處。陳劍先生分析字為有一個人張口、口中有「壹」形之字，應該就是「懿」字較古的寫法。其字象人氣管裡卡了一個東西，應該就是「噎」的初文，所噎之物「壹」顯然起表音作用。其表意方法跟（「嗽」）如出一轍。<sup>55</sup>字到了周代金文寫成（沈子它簋蓋）、（班簋），右旁的「欠」中部多了一個或兩個圓圈形。韓勝偉先生《商西周金文偏旁譜·釋「喉」》以為這個偏旁應該就是「喉」字；陳劍先生則以為是象喉部有約束噎塞之形，這是目前對、旁最好的解釋。<sup>56</sup>從書寫的角度來看，周代金文寫成从亞从欠之後，「噎」義不顯，於是書手把「欠」旁換成義符。西周中期的師趯鼎作、鬲公盥作，左旁繁化，但仍然不是「壹」，也不是「壹」。<sup>57</sup>作「懿美」義用時，西周中期開始加「心」旁作「懃」。戰國文字《清華拾·四告》簡30作，左上的「亞」形類化為「亓（琮）」形，楚簡「亓（琮）」下方多加「止」旁，因此〈滿告〉的左旁也跟著下加「止」旁，右旁是「欠」的楚系寫法，嚴式隸定可作「歎」；<sup>58</sup>簡29作，右旁聲化為「𠂔（抑）」，嚴式隸定可作「𠂔」。直到漢代才看到从「壹」的「懿」，如東漢〈張壽殘碑〉作、魯峻碑作。右上訛作「次」，目前首見東漢〈郭有道碑〉作。這麼曲折複雜的字形演變，還有很大一部分是靠不斷出土的新材料，「懿」字才能圓滿的解釋。唐蘭先生寫《古文字學導論》時候會誤釋，不足為奇。

<sup>54</sup> 蔣玉斌：〈甲骨綴合所得新字新形研究〉，收入：《古文字學青年論壇論文集》（臺北：中研院史語所主辦，舉辦日期：2013年11月25-26日），頁89-92。

<sup>55</sup> 陳劍的意見，是鄔可晶告訴蘇建洲的，見蘇建洲：〈釋《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的「肆」字以及相關的幾個問題〉，頁48。

<sup>56</sup> 韓勝偉：《商西周金文偏旁譜》（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9年，指導老師：董蓮池教授），頁465-473。這個偏旁又見、、、等字，韓勝偉都進行了考證。此不具引。陳劍說是上課講授的意見。

<sup>57</sup> 「壹」與「壺」不同字，袁倫強、李發：〈甲骨文釋讀札記（三則）·釋噎〉、林宏佳：〈懿字源流考〉有詳細的辨析，可以參看。

<sup>58</sup> 琮字考釋，見陳劍：〈釋「琮」及相關諸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中心網站，發表日期：2007年12月18日、2007年12月21日，後收入《甲骨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頁273-316。

## 參考文獻



### 一 專書

- 〔梁〕顧野王：《玉篇》，李學勤主編《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據涵芬樓影印宋刊本）第一冊，2002年。
- 〔遼〕僧行均：《龍龕手鑑》，李學勤主編《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據涵芬樓影印宋刊本）第一冊，2002年。
- 于省吾主編，姚孝遂按語：《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5月。
-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4年。
- 周法高編撰：《金文詁林補》，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82年。
- 姚 萱：《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6年10月。
- 唐 蘭：《古文字學導論（增訂本）》，濟南：齊魯書社，1981年1月。
- 唐 蘭：《殷虛文字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5月；又見《唐蘭全集》第六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11月。
- 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5月。
-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二）〉，《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八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
- 曾憲通、陳偉武主編：《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12月。
- 董蓮池編著：《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10月。
- 裘錫圭：《古文字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8月。
- 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收入《羅振玉先生全集·初編》，臺北：大通書局，1968年。

### 二 論文

- 于豪亮：〈說引字〉，《于豪亮學術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12月。

- 王子揚：《甲骨文字形類組異現象研究》，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論文，2011年；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
- 白於藍：〈釋褻——兼談秀、采一字分化〉，《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年。
- 宋鎮豪：〈試論殷代的記時制度〉，殷都學刊編輯部：《全國商史討論會論文集》，《殷都學刊增刊》，1985年。
- 李 零：〈古文字雜識（五則）〉，《國學研究》，第三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
- 李宗焜：〈卜辭所見一日內時稱考〉，《中國文字》新十八期，1994年1月。
- 李春桃：〈從斗形爵的稱謂談到三足爵的命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八十九本第一分，2018年3月。
- 李家浩：〈信陽楚簡「澮」字及从「𠂔」之字〉，《中國語言學報》第1期，1982年；收入《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
- 季旭昇：〈「雨無正」解題〉，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中國經學研究會第二屆經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舉辦日期：2001年12月8日，後刊於《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年第3期，頁8-15，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2002年5月。又收入劉釗主編、陳劍副主編：《傳承中華基因——甲骨文發現一百二十年來甲骨文論文精選及提要》第三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12月。
- 林宏佳：〈懿字源流考〉，《故宮學術季刊》第四十卷第三期，臺北：故宮博物院，2023年。
- 姚孝遂：〈古文字的符號化問題〉，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究會、香港中文大學主編：《古文字學論集初編》，1983年。
- 徐在國：〈試說古文字中的「矛」及從「矛」的一些字〉，《簡帛》第十七輯，武漢：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2018年12月。
- 袁倫強、李發：〈甲骨文釋讀札記（三則）·釋熿〉，宋鎮豪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新九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 馬承源：〈晉侯鞞鬲〉，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文及文學系主編：《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1993年。
- 張玉金：〈殷墟甲骨文「正」字釋義〉，《語言科學》2004年第3卷第4期。
- 張桂光：〈古文字考釋四則〉，《華南師院學報》1982年第4期。

- 陳 劍：〈「尋『詞』推『字』」之一例：試說殷墟甲骨文中「犯」「圍」兩讀之字〉，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二十三屆學術年會主題報告，舉辦日期：2020年10月30日，後刊於《中國文字》二〇二〇年冬季號（總第五期），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20年12月。
- 陳 劍：〈甲骨金文用為「遊」之字補說〉，《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8輯，2019年11月。
- 陳 劍：〈說「竈」等字所「黽」形來源〉，《中國文字》二〇二一年夏季號（總第五期），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21年7月。
- 陳 劍：〈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三輯，2010年7月。
- 陳 劍：〈釋上博竹書《昭王毀室》的「幸」字〉，中國文字學會、河北大學漢字研究中心編《漢字研究》第一輯，學苑出版社，2005年6月。
- 陳美蘭：〈金文札記二則「追𠂔」「淖淖列列」〉，《中國文字》新二十四期，1998年。
- 單育辰：〈甲骨文所見動物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9月。
- 黃 傑：〈釋古文字中的一些「沐」字〉，《中國文字》新四十三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17年3月。
- 黃天樹：〈殷墟甲骨文所見夜間時稱考〉，「第二屆中國古典文學國際研討會——紀念聞一多先生百周年誕辰研討會」發表，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舉辦，舉辦日期：1999年10月；收入朱曉海主編：《新古典新義——紀念聞一多先生百周年誕辰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年11月。
- 黃盛璋：〈三晉銅器的國別年代與相關制度問題〉，《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1989年。
- 黃德寬：〈釋古文字中的「杪」及相關字〉，《漢字漢語研究》2021年第1輯。
- 裘錫圭：〈「東皇太一」與「大龍伏羲」〉，《裘錫圭學術文集》，第2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 裘錫圭：〈甲骨文中的見與視〉，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中研院史語所編：《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舉辦日期：1998年5月；後由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正式出版，1999年8月。
- 裘錫圭：〈關於晉侯銅器銘文的幾個問題〉，《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4年第2期。
- 裘錫圭：〈釋〉，《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8月。
- 劉 釗、洪颺、張新俊編纂：《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

- 劉 釗：〈卜辭「雨不正」考釋——兼《詩·雨無正》篇題新證〉，《殷都學刊》2001年第4期。
- 劉 源：〈看似三易實不易——讀《古文字學導論》〉，《博覽群書》2002年第七期。
- 劉 釗主編、洪颺、周忠兵、張傳官、李霜潔、任攀、高原編輯：《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
- 廣瀨薰雄：〈釋卜鼎——《釋卜缶》補說〉，《古文字研究》第29輯，2012年10月。
- 蔣玉斌：〈甲骨綴合所得新字新形研究〉，《古文字學青年論壇論文集》，北京：中研院史語所主辦，舉辦日期：2013年11月25-26日。
- 蔣玉斌：〈殷商文字與戰國文字互證兩例〉（提綱），「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辦，舉辦日期：2015年12月12-13日；後改名〈說與戰國「沐」字有關的殷商金文字形〉，收入《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
- 駱珍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詩經》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22年10月19日。
- 謝明文：〈「𣎵」「𣎵」等字補釋〉，《中國文字》新第三十六期，2011年1月。
- 韓勝偉：《商西周金文偏旁譜》，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9年，指導老師：董蓮池教授。
- 蘇建洲：〈釋《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的「肆」字以及相關的幾個問題〉，《中正漢學研究》2014年第二期（總第二十四期），2014年12月。

### 三 網路資料

- 王 寧：〈釋「𣎵」及相關的幾個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2年12月4日。
- 付 強、薛培武：〈據上博簡釋金文中的「沐」字〉，武漢大學簡帛網，發表日期：2015年1月26日。
- 張崇禮：〈釋「穎」及从「穎」得聲的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發表日期：2014年12月29日。
- 陳 劍：〈釋「琮」及相關諸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中心網站，發表日期：2007年12月18日、2007年12月21日，收入《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

汗天山：〈安大簡《詩經》初讀〉第46樓發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論壇」，發表日期：2019年9月25日。

趙平安：〈上博簡《三德》「毋寡貧」解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網，2007年1月1日；收入氏著：《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

蘇建洲：〈西周金文「干」字再議〉，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發表日期：2017年2月12日；又載《出土文獻研究》第20輯，上海：中西書局，2022年。

蘇建洲：〈釋《赤鵠之集湯之屋》的「𩇛」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中心網站，發表日期：2013年1月16日。又見〈清華三《赤鵠之集湯之屋》考釋兩篇〉，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簡研究》第二輯，2015年8月。